



不忘过去

安东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

不 忘 过 去



安東市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編

一九六四年十月

前 言

这是一本工农血淚史。

編印这本书的目的，是为了配合在全市区繼續开展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做为了一本活教材。这是一本真实的历史記錄，它永远教育人們不忘記过去，不忘記阶级斗争。

收集在这里的作品，都从不同的角度上，反映了劳动人民在旧社会交織着血淚和斗争的生活。我們希望广大工农羣众，特别是沒有經受过阶级压迫的生活、沒有参加过阶级斗争的年輕一代，讀一讀这些作品，从中受到教育，得到启发。

不忘过去苦，方知今日甜。只有不忘記过去，不忘記阶级斗争，才能使我們永远保持警惕，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看得清，站得稳，頂得住，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和侵蚀；同时懂得为什么要更加热爱今天和未来，从而使我們增强信心和力量，振奋革命精神，为建设我們繁荣、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！

安东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

一九六四年十月

目 录

二斗粮·····	梁 滨 (1)
逼·····	王 禾 (11)
苦难的童年·····	顾元植 (19)
悲惨的故事·····	李鸿璧、张坤仲 (31)
母子恨·····	李成喜 (40)
“苦力”·····	张贤久 (48)
失去土地以后·····	姜士彬 (55)
底层·····	刘湛秋 (68)
苦女恨·····	岳长贵、曹世明 (78)
七股顶风暴·····	安东日报记者和通讯员合写 (93)
——村史片断	
霸地霸山·····	葵 志、向 明 (104)
“誓报血仇”·····	春 举、顾 廷、希 文 (109)
“老元蘑”抢亲·····	焦 平 整理 (112)
灤河畔烽火连天·····	尹日东、石天相 (115)
——安东砖瓦厂厂史片断	
鸭绿江的怒潮·····	刘隆双、李鸿璧 (123)
——安东化学纖維联合厂厂史片断	
血染南岗头·····	姚翠萍 (134)

二 斗 粮

梁 滨

二斗粮，对今天的集体农民来说，是个微不足道的数字。然而，在那“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旧社会，这二斗粮，却如同一座大山，压得楊天德一家，生別死离，家破人散……

(一)

一九四二年，寬甸县罗圈夾屯发生了严重的春荒。囤积着一仓仓粮食的富农高元玉，乘机大放高利貸。他明着告訴那些已經断炊几天的穷人说：“要吃粮，找到保人，大加二就抬給你們。”

只要有一点出路，誰願往刀子上踏。为了不落高利貸的陷坑，有的人，远离家乡，到拉古哨去做“洋工”；有的人，宁願去“白吃飯，白干活”；更多的人，則拐起来討飯的筐……

这天，在外边“白吃飯，白干活”的楊天德，特地回来看媽媽、妹妹和弟弟。

媽媽，要飯还没回来。妹妹和弟弟在屋里餓得直哭。天德没办法，只好哄着說：“等一会儿，媽回来就好了。”

媽媽回来了，妹妹和弟弟眼泪沒干，就扑向媽媽：先攀要飯筐，筐是光光的；再捧葫芦头，葫芦里也空空的。……媽媽

抱着三个孩子的头，見他們眼巴巴地要吃的，失声地哭起来。

“不能等着餓死呀，”天德对媽媽說，“去和老高家抬点粮吧！”

抬粮？向高元玉抬粮！这个念头在天德媽媽脑子里，閃过多少回了。但是，她一直没有这个决心，那是瞪眼往刀子上踏呀！然而，現在，看着餓得脸色发青的小閨女，和奄奄一息的小儿子，她也只好認着刀子踏了。

楊天德托了保人，向富农高元玉抬了二斗粮。高元玉在欠贴上写明：“月利大加二（一斗粮，每月二升利），三个月本利还清，逾期不还，按着大加二往下滚”。

二斗粮，拿回了家，不懂事的妹妹弟弟乐的又拍手又蹦高，媽媽却流起眼泪来……

（二）

三个月之后，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。

天德的养父和二哥，在拉古哨做洋工掙不出吃飯錢就跑了回来。回到家里才知道欠下了高元玉的粮債，并且到期了。越是掙不着錢越拉債，真是背着担子上刀山哪！現在，摆在楊家人面前最重要的事情，是渡荒活命嗎？不，最重要的事情，是赶快还上那剝皮抽筋的粮債。因为他們明白：二斗粮三个月本利滚到三斗二；再住三个月本利就滚到五斗一升二，如果年末还不上，就会滚到八斗多，如果再往下滚，那……

天德养父和二哥，决定立即到千金寨去下煤洞子，掙錢还債。

就在这当儿，高元玉打发他的后老婆子，来到了楊家。后老婆子长滿粉刺的驢套包子臉，自来就难看，她再一吊，

真跟吊死鬼一个样：“哎，你們全家人，这不是全在場嗎？我这是来要粮，抬粮到期了！”

天德媽赶忙讓座說：“抬粮是到期了，可我家眼前情景——”她指着孩子拿的野菜团，說：“你看，又十几天沒見一顆米粒了！”

“那你們不下蛋，可也不能不打鳴！”后老婆子手往腰上一招說。

“我們不是想不还，我和二小子明天就到千金寨去，求你們行行好，再緩一緩吧！”天德养父哀求着說。

“那就另打一张欠帖吧！”后老婆子得意地想，准知道你們得走这条路。她随即把早已写好的欠帖，往天德养父面前一展，逼道：“来，划押！”

天德养父頓時覺得，那张毛头紙写的新欠帖，仿佛是高元玉变成一个张着沒底血口的猛兽，正对着楊家一家人，垂着焦急的涎水。他伸出右手食指，全家人立刻把視線都集中在他的手指上，这手指扯动着全家的心抖擻起来。手指啊，你不能落呀！手指縮了回去；后老婆子又把脸吊了起来，他的手指又抖擻地伸出来：划、这一下就划干了全家人的血汗。手指，在欠帖上躊躇地抖擻着。

“快划吧！”随着后老婆子一声嘶叫，天德养父的手指癱軟地落到了欠帖上……

那欠帖上面写的是：抬粮三斗二，月利大加二，三个月本利还清，逾期不还，按大加二推算。

天德养父和二哥，到千金寨下了煤洞子，鬼子不給錢，也不放人回来。家里的粮債，依然在一个劲地往下滾，滾……

年根下，楊天德溜溜光地回来了，大哥也溜溜光地回来

了。

新年，他們是在眼泪中渡过的。嗚嗚的老北風，吹碎窗紙，土炕上揚起了一片灰烟。媽媽在收拾破要飯筐；妹妹蹲在灶坑前，打着顫顫；小弟弟干脆把下半截身子，探進灶坑里，一個火星燒得他哭叫起來。天德和大哥圍上破麻袋片子，準備去撿點干柴，到八河川換點豆腐渣，給妹妹和弟弟吃。忽然，“嘩唧”一聲門被推開了，進來個大个子人，是高元玉。他双腿在地當央一叉，驢臉一沉，就罵起來：

“你們把糧吃了，
就他媽沒事了！”

“你不能這麼說，
我二哥他們爺倆去千金寨，……”天德想用好話和高元玉說說，話却被氣乎乎的大哥接了過去：

“不就是吃了你二斗糧嗎？不要緊，我們爺四個怎么也掙出來了！”

“就二斗？就……
你們他媽想跟姓高的泡一泡？嗯！”高元玉拿出新欠帖，往高桌上使勁一放說：“現在滾到八斗一升九合二，是馬



上还清？还是重新划押？”

对于眼前的楊家來說，只好再一次划押了。

高元玉把新欠帖拿到手，用力掂了掂，似乎比那张旧欠帖，又增加了好多分量。他进一步逼着說：“就……光这么打欠帖，我他媽不干！”

“你要怎么的？反正有我們哥俩冲住你了！”天德大哥跟他頂撞起来。

“你他媽少說叭啦稀！有人，好！”高元玉狠狠地說完，就匆匆走了。

第二天，保人来通知楊天德：高元玉兄弟摊上了劳工，要天德大哥去頂替，若不去，馬上就得还清粮債，否則，要送天德媽进警察所去。

提起警察所，楊家兄弟，心都要裂开了。

几年前，警察和日本人，把抗日的父亲，活活砍了头。后来，警察又把媽媽抓去，吊在梁上，打的滿身是伤，又用火燒她前胸，用子弹头撬她的肋骨……媽媽放出后，痛罵过他們，他們又要抄灭全家。媽媽領着他們改名換姓，东躲西藏，总算逃了出来。媽媽实在撫养不了这一堆孩子，就招父养子。养父和天德两个哥哥，年年月月的干，全家人还是不得温飽，春荒逼迫，借下了这二斗粮……而今天，就因为这二斗粮，高元玉要送媽媽再进警察所……

还能讓媽媽再进警察所嗎？不能，坚决不能！天德大哥，长长地喘了一口气說：“我去替他出劳工就是了！”

……

二斗粮，一連逼走了楊家三个人，事情並沒有完。

天德大哥被逼走后，高元玉又伙同地主、豪紳，串通了

村公所，硬給楊天德攤上了勞工。天德气不过，出門就要去村公所說理，媽媽扯住他哭着說：“哪有咱們說理的地方啊！”

一家人，又是一場痛哭。

天德要走了。他就要离开苦难的媽媽，走向那苦难的远方。媽媽做点什么給他吃呢？她把仅有的一碗豆腐楂拿起来，送給天德說：“三儿，吃了吧，你要走那么远的路哇！”

天德接过碗，吃了两口，再也吃不下去了，他想：“我吃了，弟弟和妹妹怎么办？”他悄悄把碗放下，又悄悄把泪水擦在袖子上。他把那碗豆腐楂端給妹妹；妹妹剛把碗触到嘴边，又送給小弟弟；小弟弟把豆腐楂送給媽媽，問：“媽，三哥和姐都不吃，我等最餓时再吃好不？……”

唉，粮食啊，粮食！現在天德家若是再有二斗粮，該多好呀！但是，此刻，楊天德又是多么恨透了二斗粮！二斗粮，逼得养父和二哥杳无音訊；二斗粮，逼走了大哥；二斗粮，現在又害得他离乡背井，当上了冤枉的劳工！

（三）

天德媽，在飢餓中熬过了六个月。这是第二个荒年的夏天。

那天晚上，媽媽領着天德妹妹和弟弟，拐着空筐从外边回来，走到門口，忽然发现天德二哥倒在那里，一下就惊呆了。

原来，二哥在千金寨扛木头，由于吃不飽扛不动，工头硬逼着他扛，剛走两步，他一头栽倒，木头打断了肋巴骨，工头不但不給医治，反而和他要飯伙錢。他，就在晚間偷偷

爬过了鬼子的两道鉄絲網，走一段，爬一段，不知多少天，才回到家門口。他向屋里喊了那么多声，屋里一点动静也没有，他便晕倒在地上了……母子一见面，抱头大哭起来。哭声，震惊了周围的邻人，邻人除送给几个冷土豆之外，还能表示同情的，也不过是哭声了。

随着日子的日益艰难，二哥伤势越来越重了。而更不幸的是，就在这人世间少有的煎熬中，妈妈病倒了。

妈妈昏昏沉沉地躺在土炕上。外面，不知是落日了，还是天阴了，只觉得空气闷热，一片漆黑。她想起了天德的养父，想起了大哥，想起了天德……忽然，杨天德回来了，高元玉紧跟着来拉着他去扛活顶粮债，天德要求在家照看几天妈妈，高元玉翻脸把他送进了警察所……她扑上去喊：“别送我的三子、三子，三子！”她惊醒过来，见高元玉真的站在地下，象活阎王似地说：“粮债滚到了两石八斗五升二，登去你们老大出劳工顶去的，剩上的，就……还得打欠帖，往下滚！”

替高元玉出了劳工，现在，粮债还滚这么多。这奇恶的欺詐，气得天德妈，当天晚間病就重发了。

她，心火熾烈，覺得又渴又餓。

邻居馬大嫂，不知从什么地方，弄来了两个小香瓜，她拿到手里咬了两口，立即停下了，给了天德妈。她把两个又一天多没吃到东西的孩子，叫到跟前，给他们把眼泪擦干，把两张小脸紧紧搂在怀里，一边把两个半拉香瓜分给他们，一边喃喃地说：“吃了吧，妈——不餓……”

“妈，等你好了，領我去要土豆好不？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媽！”孩子見媽媽緊閉着嘴唇，就使劲攪着媽的头叫，“媽！媽——”

媽媽含恨死去了。

媽媽剛剛抬出去，高元玉又逼債上門。他見天德二哥躺在炕上，一动不动，先是以為死了，後來見他睜開深陷而紅腫的雙眼，就開口說：“就……就糧債，你得趕快還，再不還，就……我還沒場要了呢？”

天德二哥，恨不能一口咬死這個豺狼：“人走的走，死的死，用什麼還？”

高元玉露出吃人的面目：“就……你他媽的，妹子留着幹什麼？”

天德二哥聽他要从妹妹身上打主意，氣暈過去了。可是，他的妹妹已給人家接去當了童養媳，高元玉的鬼主意沒有實現。狠心的富農，看要人不成，就把楊家僅有的一口破櫃、一個破高桌給搶去了。

(四)

臘月，北風在羅圈夾大地上，掀起了漫天的雪煙。冷酷的風雪，似乎把它的殘忍都集中在楊家的小窩棚上，但是，小窩棚儘管發出“吱扭吱扭”的哀聲，總還是沒倒下去。

這天，當完了勞工的楊天德，扶着有病的大哥回到家來。他一進屋，見二哥瘦的脫了相，小弟弟睡在破蓆袋片子里，不時打着顫顫。他問二哥：“媽呢？”

“媽？”二哥光淌眼淚，說不出話。

哥三個痛哭一場，最後楊天德說：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。我省吃儉用帶回了五十元錢，明個去買點吃的，再

抓点药，把你俩的病治好了，咱们总会有抬头的一天……”

就在第二天，高元玉象黄鼠狼子偷小鸡那样，尖着鼻子，弓腰鑽进了楊家小窝棚。他生擒活夺地把天德带回的五十元钱，要去了一半。

轉过年正月，二哥病势垂危，临死之前，他张着干瘦的双手，向天德要块干粮吃。天德握着他的双手，心似刀搅，哭着跑到干姨家，要回两小片干粮。他俯在二哥胸前說：

“二哥呀！我给你要来干粮了！”二哥用力睜开了眼睛，接过那渴求已久的干粮，刚要想吃，忽然发现小弟弟站在身边，他把干粮往小弟弟手里一放，头一歪，就又閉上了双眼。

“二哥，干粮！”

但是，他再也不能睜开眼睛。他餓死了。

高元玉，这个高利貸主，把楊天德一家逼到这个地步，就罢休了嗎？沒有。他看楊天德“挑”灶了，生怕他哥俩逃到远方，瞎了粮債，就一把抓住天德的手脖子，赶尽杀絕地說：“你們还欠我粮債八斗，就……你們給我干活去！”

“給我干活去”，高元玉当初抬粮給楊天德，也并不是沒想到还不起这一天，可是他想：那怕什么，还不起粮，他还有妹子；妹子弄不到手，那就讓他們給抗活，当牛当馬！

但是，虎瘦雄心在，人穷骨头硬。楊天德和大哥宁肯去做劳工，也沒有給他抗大活。

二斗粮，仅仅是二斗粮，就逼得楊天德一家生离死別，家破人散！

（五）

二十年后的今天，当楊天德向我追述他这一段血泪的家

史时，他的家与罗圈夹几百户农民，在社会主义集体化大道上，已经走过一段光辉灿烂的里程。

楊天德，这个从富农高利贷盘剥下爬过来的贫农儿子，自从在土地改革中，亲自参加了清算和处死富农高元玉的斗争以后，一直是忠心耿耿地跟着党。现在，他是罗圈夹大队的党支部書記。他和他的妻子，领着六个孩子，过着人民公社給他們带来的紅日子。楊天德的孩子們，现在正是当年遭受“二斗粮”盘剥时，他和他的妹妹和小弟弟的年龄。但是，孩子們的命运和他們的父輩有多么大的不同呀！大女儿讀完了小学，现在在生产队里愉快地劳动着；大男孩和二男孩，都是小学校的紅領巾；三个小的，个个都是无苦无忧，整天价唱“社会主义好”。

天德的大哥，这个曾經在人民解放軍中扛过机关枪的共产党员，今天是罗圈夹大队的民兵排长。当年淪为童养媳的妹妹，现在是共产党员、轉业軍人李其明的妻子，是一位能干的女社員。天德的小弟弟，也入党八年多了，这个当年吃菜团、盖蔴袋片的小伙子，现在是县公安局一名优秀干部。至于楊天德的养父，虽然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，但是，幸福的晚年生活，却使他精神焕发，老当益壮！

啊！二斗粮給楊家造成的那种悲慘的日子，是再也不会复返了。但是，那滾滿了穷人血泪的二斗粮啊，是楊家永远不能忘記的！

一九六四年六月于寬甸

（馬 岳 插图）

逼

王 禾

“忆过去受贫困憎恨旧社会
思现在享幸福热爱新生活”

这是一九六四年春节，李秀梅家房門上的一副对联。这副对联，正是李秀梅今昔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李秀梅是寬甸县长甸公社香爐沟大队第九生产队的社員，今年四十二岁。她說：“真沒想到能活到今天；想起旧社会那些事，真叫人心火燎的。”

秀梅的娘家爹叫李洪奎，是个老实憨厚的庄稼人。出了一輩子力，受了一輩子苦。不过，地主孟連清可一直把他看成是眼中釘，千方百計要整他。

孟連清，是香爐沟里的小霸王，連伪村长姜春祥都得隨着他的眼珠轉。香爐沟的上半截，地是他的地，山是他的山。四、五个长工給他家干活。他念了十几年書，說起話来斯斯文文，张口总是“之乎者也”。在众人眼前总是裝得“文明正經”的模样。

他爸爸——他們自称孟老太爷，第一房老婆死了，第二房、第三房都因不堪忍辱而离开孟家。这位“文明正經”的孟連清到底有些“學問”，他挖空思想借机会再弄个女人来家，明里說侍候他家孟老太爷，暗地里不过是想做自己的玩物罢了。

秀梅的媽媽是個能干的莊稼院人，有一手干淨利落的好活計，人也長得挺出眾。所以孟連清就在她的身上打了主意。

怎麼辦？能大明大擺的搶來嗎？不能，那樣做，未免有失“體面”。咬人的狗是不露齒的——他暗暗拿定了主意：逼，逼她上道。

秀梅一天天長大了，十多歲的姑娘，從來沒穿過一條囫圇褲子。秀梅爹掙的勞金，全家人連頓飽飯都吃不上。媽媽實在忍心不下，一狠心，給秀梅找了婆家。“看媳婦”那天，婆家給了七尺布，幾十塊錢。可就在這天晚上，秀梅爹剛剛躺下，听外面“嘭嘭”敲門。他忽地爬起來，沒等下地，兩個人影閃進來，一道賊亮的手電光逼住他：“姓李的，快交出錢來，咱們兩便！”

秀梅媽媽慌了，忙問：“你們是誰，要什麼錢？我們是窮人家……”

“別裝糊塗，姑娘不是剛剛找婆家嗎！”

秀梅爹明白了他們的意思，氣急地說：“你們要搶？！”說着一個高蹦下地，來人攔腰就是一棒！接着站在窗外的人遞進一條繩子來，把秀梅爹捆起來。

秀梅和弟弟都吓醒了，拘在媽媽的懷里直叫喚。媽媽里外看了看，見影影糊糊人不少，怕他們折騰丈夫和吓壞了孩子，咬咬牙，把錢摔在地下。

“還有布！”說着，幾個家伙上炕翻了起來，從秀梅枕头底下翻出了那塊布。秀梅上前去奪，被一脚踢倒了。來人又逼秀梅爹說：“還有錢！”秀梅爹說：“有，你們就搶吧！”話音剛落，又遭一頓棍棒，直到秀梅爹昏了過去，

“棒子手”才匆匆逃走了。

后来从孟連清家的长工的嘴里才知道，几个棒子手是孟連清派来的。

全家人眼睁睁地盼着买粮的钱被搶走了！为了能撑起肚来，秀梅媽只好背着孩子、領着秀梅上山挖野菜。秀梅还是穿着遮不住体的破衣裳。秀梅媽舍不得多吃一



口，省下来給孩子吃，她餓得腿发痠，直不起腰来。挖着，挖着，她昏倒了，可是等她听到孩子叫：“媽，快回家吃飯！”她又咬着牙，睜开眼睛，爬起来，再挖……

日本鬼子搞“併屯”那年，逼得秀梅家搬到堡子里，没办法，只得租住孟連清的一間房子，好說歹說，月租落到六块。

那年头，穷人脚前一步一个坎儿。正愁沒錢交租，全家人又得了瘟病。难道能大眼瞪小眼等着死嗎？灾难逼得秀梅媽忍痛又給四岁的二姑娘找了婆家。为的是換点錢，好抓药、請先生。婆家姓曲，答应給七十块钱和二斗苞米。哪知道，錢粮还没沾手，地主孟連清就象个野猫子似的，偷偷地